

故宮
珍本
纂刊

廣東府州縣志

共二十三册
第二册



故宮博物院編

海南出版社

故宮珍本叢刊第 167 冊廣東府州縣志第 2 冊(共 23 冊)

故宮博物院編

花縣志

長寧縣志

增城縣志

從化縣新志

龍門縣志

第二冊(共二冊)

海南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故宮珍本叢刊.第166~167冊,地理.都會郡縣.廣東,[康熙]花縣志、[雍正]長寧縣志、[乾隆]增城縣志、[康熙]從化縣新志、[康熙]龍門縣志/故宮博物院編.-影印本.-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4

ISBN 7-80645-980-4

I.故… II.故… III.古籍-善本-故宮博物院-叢刊 IV.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6854 號

故宮珍本叢刊第 167 冊
廣東府州縣志第 2 冊(共 23 冊)
[康熙]花縣志 [雍正]長寧縣志 [乾隆]增城縣志
[康熙]從化縣新志 [康熙]龍門縣志
第二冊(共二冊)

故宮博物院編
責任編輯:李升召

*

海南出版社出版發行

海南省海口市金盤開發區建設三橫路 2 號 郵政編碼:570216

湖南省新華印刷三廠印刷

湖南省長沙市韶山路 158 號 郵政編碼:410004

本書正文用紙由金城造紙(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生產

*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32.5 印數:1-400 冊

ISBN 7-80645-980-4/Z·61

定價:5000 元(廣東府州縣志 52 種共 23 冊)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方面問題請與我社或承印廠聯係
我社為本書每冊(種)書新編的目錄均置於每冊書末

增城縣志卷之十四

人物

嶺以南增城為山水之會賢杰之篤生者亦較盛於他邑余既博而採之弗敢遺其特首崔湛者何尊國史也何公天球殉節死官下其事亦具於明史是宜列於崔湛之次矣而不然者何曰何公無專傳特附見於他傳勢不得不割裂而補綴之既割裂而補綴之則非國史之舊矣以其非國史之舊而不敢列焉所以益尊國史也有增以來數千

增城縣志卷之十四 人物

一

年若何天球則附於明史忠義傳其他則張度之名見於魏觀傳張少連之名見於黃綰傳而卓然有專傳者惟崔湛二公不既難矣哉則尊國史所以尊崔湛也他如古公成之陳公政盧公綸胡公庭蘭陳公堂類皆卓犖奇偉其事宜見於國史而竟闕焉舊之傳之者或支離而失實余既稍為刊正其特與舊志相齟齬者或并採舊志注于其下以見異同之所由使來者有所折衷焉此則裴松之三國志劉孝標世說之例也

崔湛本傳

宋 崔與之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

按史傳著籍以縣不以州宋史本傳乃自亂其例且其總論中稱番禺崔與之夫增城可以言番禺猶之曲江可以言始興焉爾世人好耳食恐有因而借端生事者李忠簡昂英親為公門人其言必可信矣當以忠簡所撰行狀為正

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曰不為宰相則為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

舊志母羅氏夢星入懷遂娠而生

增城縣志卷之十四 人物 崔與之傳 二

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大學紹熙四年舉進士廣之士繇大學取科第自與之始

授潯州司法叅軍常平倉久弗葺慮雨壞米徹居屨瓦覆之郡守欲移兌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服更薦之

調淮西提刑司檢法官民有窘於豪民逋負毆死其子誣之者其長欲流之與之曰小民計出倉猝忍使一家轉徙乎况故殺子孫罪止徒卒從之

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彊發民粟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為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開禧用兵軍旅所

需天下騷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吏告月解不登曰寧
罷去和糴令不與之獨以時賈糴令民自糶

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閱漕司檄
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闔邑以
寧

擢發遣賓州軍事郡政清簡

尋特授廣西提點刑獄遍歷所部至浮海巡朱崖秋毫
無擾州縣而停車裁決獎廉劾貪風采凜然

舊志浮海巡朱崖吏請決諸神與之日海外
諸州官吏久恣不法將民害是除寧問神耶

增城縣志 卷之十四 人物 崔與之傳 三

朱崖地產苦荳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
瓊人以吉貝織為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
棄稚違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為榜免其他利病罷行甚
眾瓊之人次其事為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
慘酷貪吏厲民迺疏為十事申論而痛懲之高惟有嘗
刻之號嶺海便民榜廣右僻縣多右選攝事者類多貪
黷與之請授廣東循梅諸邑咸舉員賞格以勸選人熙
寧免役之法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
行未果以語顏戮守瓊遂行之

召為金部員外郎時郎官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
必親省決吏為欺者必杖之莫不震凜

金南遷於汴朝議疑其進迫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揚
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入內親遣之奏
選守將集民兵為邊防第一事

既至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因疏塘水
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與寶砦城不相屬舊築
夾土城往來為易以斃因除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
義民兵金人犯淮西公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

增城縣志 卷之十四 人物 崔與之傳 四

設伏自是不敢深入

舊志駐揚臨眺形勢謂濠河涇漚寨棠可涉守禦非
宜於是度遠邇準高下程廣狹量淺深為圖請於朝
濬之又為之斃女牆築夾城造輿梁以通
往來植榆木以為限隔置倉廩以厚積貯

揚州兵久不練分疆勇鎮淮兩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
令所部兵皆放行之淮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
創萬馬社募民為之宰相不果行

舊志揚州兵久不練乃分等教閱步兵首材力騎士
首輕捷用草棒相擊以習刀法用種鎗格刺以習鎗
法用拒馬圍隔射築以習射法五日一演月試加賞
罰焉仍下諸州縣屯卒一體行之又新萬弩法募淮
人為之縣額有人應募閱試合格者官助散響錢二
千人復租稅三百畝平時散在田里緩急調用選材

智出衆者統之久之人古服習可戰可守軍聲大振

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餘

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疑不前擒戮之分其餘隸諸軍

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

劉瑄承密劄取泗州兵度淮而後牒報瑄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鄣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

增城縣志

卷之十四

人物

崔與之傳

五

以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

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禾麥已盡輸藏野無可

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况東海漣水

已爲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

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

和議與之自劉瑄敗亟修守戰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

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

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爲援與之啓

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

西帥果能疾馳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

制閫俯瞰兩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

閫則事事稟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議遂寢

召爲秘書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

度嶺趣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

聲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

舊志又言立國之道在謹邊備以壯籬籬安人心以固根本兩者蓋相係焉邊微瘡痍春夏稅役皆不可不寬也

增城縣志

卷之十四

人物

崔與之傳

六

前後果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升秘書監兼太

子侍讀權工部侍郎

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贖貨爲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

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爲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

安撫使至卽帖然

舊志陞辭疏曰天下之事必中外相應大小相維始有濟焉蓋中外當如一家其勢不可不相屬大小當

如一體其情不可不相孚臣孤立萬里外藉令中外勢睽大小情乖或致獲戾臣何足惜弟事體關係匪

輕且聞軍興以來帑庾告竭倘有警急束手無策俟請於朝恐無及矣廣科撥以寬民力厚積儲以壯邊

聲陛下當爲蜀計上嘉納之

時安丙握蜀重兵久亦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

舊志是時金元交攻往來寇掠蜀人驚惶與之至安堵如故安丙久握蜀兵每忌蜀帥從東南來者獨推誠相與

先是軍政不立戎師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屢劾昌祖不救遂棄阜郊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金人自白還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

增城縣志

卷之十四

人物 崔與之傳七

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

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沿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宜斂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

初金人既弊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械等扣洋州以歸

與之察其誠納之藉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鏖榜邊引開諭招納金人謀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

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爲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

增城縣志

卷之十四

人物 崔與之傳八

厚間探者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

總計告匱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萬餘金帛稱是蜀知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性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薦達之其有名浮於實用過其才者亦歷歷以爲言沔帥趙彥呐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它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

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謀知之大人與之再為臨邊金人乃退

通志與之謝病歸史彌遠以其黨鄭損代之損貪黷無能金人大舉人寇與之再臨邊金人始退初關外四州和尚原仙人大散二關與之知為要害嚴守之損棄以與敵上流失勢蜀因不守

召為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

理宗即位授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辭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遷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又辭授徽猷閣

增城縣志 卷之十四 人物 崔與之傳 九

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端平初帝既親政召為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

辭

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授端明殿學

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亦辭

俟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權鋒軍遠

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江西又四年

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

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泊

幕屬甘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

曉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

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聞命亟拜

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

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築黠不悅者戮之其餘分

隸諸州

舊志冠平所得廣帥自廩錢一萬一千餘緡米二千八百餘石悉歸於官一無所受

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叅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乃訪

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天

增城縣志 卷之十四 人物 崔與之傳 十

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

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

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

以君子為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

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

老成然以正人為迂濶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為矯

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

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

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為國

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將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早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直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為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為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

增城縣志

卷之十四

人物 崔與之傳 七

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而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變故層出盜賊跳梁雷電震驚星辰季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夤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

其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任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舊志以觀文大學士階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南海郡開國公還里所得祠祿衣賜悉辭不受或問之曰仕而受祿猶懼素餐今既退伏可復貪君賜乎聞者歎服

自領鄉郡不受廩祿之入凡奉餘皆以均親黨薨時年八十有二遺戒不得作佛事累封至南海郡公諡清獻

舊志嘉熙己亥十一月薨遺表入上震悼贈少師前數月書曰東南民力竭矣諸賢寬得一分民受一分

增城縣志

卷之十四

人物 崔與之傳 三

之賜蓋絕筆也嘗述劉畢語為座右銘曰無以嗜慾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歷仕四十七年未嘗一玷彈墨去蜀日四路愧贖一無所受子叔似納婦有奩田六百石責令歸之遺命子孫不許求官階其恬然無欲蓋天性也家範嚴肅親族莫敢狃假者其姊嘗為子求官曰此豈私贈物耶竟不予呂仁孫初第之官求先容正色曰君子當以動庸自見何患人不知乎廉其清謹密薦之嘗築菊坡以自適後李昂英侍講經筵理宗詢及嘉嘆久之大書菊坡二字賜其家

明 湛若水

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

舊志若水生有異狀類中雙龍隆起耳旁單于左七右六類北斗資性端凝無妄動無妄語少值多故年十六始學舉子業二十二遊郡庠按先生初名兩字民澤既又名露後以避祖諱請改

名今

宏治五年舉於鄉從陳獻章游不樂仕進母命之出乃

入南京國子監

通志宏治壬子以書魁其鄉從陳獻章遊屏若一室潛心理學超然遠到此獻章卒心喪三年甲子以母命復出過南昌謁莊景論學亟見獎許赴留都讀書辟雍祭酒章懋課以醉而益背論奇之舊志顧壬子鄉薦明年上春官報罷歸受學陳獻章之門獻章語之曰此學非全放下終難湊泊若水遂取所給部檄焚之屏若一室悟隨處體認天理之旨獻章喜曰此為參前倚衡之學也江門衣鉢屬之子矣

十八年會試學士張元正楊廷和為考官撫其卷曰非

增城縣志

卷之十四

人物

湛若水傳

古

白沙之徒不能為此置第二賜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

院編修

按舊志直云舉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課

時王守仁在吏部講學若水與相應和

通志時王守仁在吏部相與講明正學而修撰呂拱輩皆往來辨論一時學者稱甘泉先生奉使冊封安南却輓金便道奉母留都大開講席有甘泉問辨等書

舊志充會試考官者再充命使冊封者再

尋丁母憂廬墓三年

通志正德丁亥丁母憂歸廬墓三年產異瓜九實相連人謂孝感所致

築西樵學舍士子來學者先令習禮然後聽講

通志服闋謝病復都講於西樵

嘉靖初入朝

舊志都御史吳廷舉御史朱節交薦之起補編修同纂修武宗實錄

上經筵講學疏謂聖學以求仁為要已復上疏言陛下初政漸不克終左右近侍爭以聲色異教蠱惑上心大臣林俊孫交等不得守法多自引去可為寒心亟請親賢遠奸窮理講學以隆太平之業又疏言日講不宜停止報聞明年進侍讀復疏言一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崩

增城縣志

卷之十四

人物

湛若水傳

古

川湧人饑相食殆無虛月夫聖賢不以屯否之時而後

親賢之訓明醫不以深錮之病而廢元氣之劑宜博求

修明先王之道者日侍文華以裨聖學

舊志時近習漸幸災變頻仍若水憂之上修省疏其略曰天下猶大舟也人主一心舟之舵也公卿賢士輔導之臣運籌指方舟之長年三老也百僚宣力篙師榜人為之左右也內臣外戚附舟之人與天下民庶實為邦本君之寶貨在載也故附舟之人與寶貨之利害在舟舟之安危在舵舵之弛張在長年三老之操縱而篙師宣力與否也故舟危則在舟者無不危舟安則在舟者無不安特寵壞法以敗人國家如同舟之人鑿舟而破之自以為為安鮮不先溺者

已遷南京國子監祭酒作心性圖說以教士

拜禮部侍郎

舊志尋陞南京祭酒因應詔陳言申明監規六事示諸生以德行道藝合一之旨

按舊志第曰秋滿陞南京吏部右侍郎而洪垣墓志曰戊子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己丑春轉禮部左侍郎

預南北郊分祭議

倣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上於朝

舊志時上銳意為治若水輯五經子史及列聖寶訓有關君道者比事從類疏解會釋名格物通以進獻

歷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南京俗尚侈靡為定喪葬之制頒行之

制頒行之

增城縣志

卷之十四

人物 湛若水傳 五

舊志陞南京禮部尚書尋轉吏部尚書三疏乞休不允改兵部尚書奉敕參贊機務講武之暇興學登俗

禁火化立義阡定喪葬式

老請致仕

通志兩滿二品考以老致政

舊志時上欲親征安南若水進治權論與諸文武大臣議不合庚子復疏乞休奉旨准致仕遂南遊武夷乃還甘泉入羅浮

年九十五卒

舊志歸居禺山講論不倦一日出講堂令諸生澄心默坐久之而退後寢疾數日命治後事乃沐浴錄象

若水生平所至必為書院以祀獻章年九十猶為南京

之游過江西安福鄒守益守仁弟子也戒其同志曰廿

泉先生來吾輩當憲老而不乞言慎毋輕有所辨論

按舊志言先生致政後再遊南岳會講青原鄒文莊憲老不乞言乃先生遊南岳時事非南京也史傳誤

若水初與守仁同講學後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為

宗若水以隨處體驗天理為宗旨守仁言若水之學為求

之於外若水亦謂守仁格物之說不可信者四又曰陽

明與吾言心不同陽明所謂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謂

心者體萬物而不遺者也故以吾之說為外一時學者

遂分王湛之學

增城縣志

卷之十四

人物 湛若水傳 五

通志其設教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宗旨曰此吾六字符也勿忘勿助其庶幾乎從遊甚眾呂柟蔣信其最

著者隆慶初贈太子少保諡文簡

舊志士出其門合三千九百人隆慶癸亥以例請卹

典敕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諡文簡祀郡邑鄉賢

按弇州史料先生在嘉靖時頗以齟齬終故至隆慶初始贈卹其所贈為太子少保制詞尚在志中可按也舊志作太子太保誤高陵受業河東薛敬之正德中已與先生共主講席而通志謂為先生弟子亦誤

列傳

宋古成之

古成之字亞夷先為惠州河源人五季末來居增城性

簡靜寡嗜欲嘗結廬羅浮山力學不怠淹通羣籍雍熙

二年成之應進士舉是年上親試舉人初唱名賜第有
 司擬奏梁灝第一次成之預傳於外有張賀劉師道者
 疾廣南人居其上乃召成之夜飲密置藥瘡之比明臚
 唱成之不能應上怒命扶之出報罷或勸訟以自明成
 之不應也端拱初成之再舉進士時以貢舉權歸春官
 不復臨軒唱第于是禮部放榜取程宿等二十八人成
 之名在十九而都下競傳賀與師道事上聞欲置二人
 於法成之顧謝無有召見太宗嗟嘆久之初調元氏尉
 以能著改知青州益都縣為政以惠愛為本不事刑朴

增城縣志

卷之十四

人物

七

而眾務集淳化三年名試館職除秘書省校書郎張詠
 與語深器之李順之亂蜀也詠出知益州辟成之知綿
 州魏城縣先是宦者王繼恩討賊至綿兵不戢居民避
 兵者多道死髑骸相枕藉予遺者皆瘡痍都邑為墟成
 之既至勞來而煦育之運米以濟饑發藥以療疾疫經
 畫有法活者無慮數千人事稍定即立學校課農桑民
 忘其亂咸平五年蜀又有警復以詠知益州詠以武之
 長於撫恤再辟知漢州綿竹縣其政如知魏城時居恒
 常嘆曰吾竊祿以養親今親已沒吾何以仕為哉作思

羅浮詩慨然有歸志未幾卒於官初宋興嶺南風氣未
 關士人無應進士舉者舉進士自成之始故當時有寰
 中有道逢千載嶺外觀光只一人之句云所著有周易
 注疏并詩集行于世宋末祠于廣州學宮四世孫華擢
 紹成元年進士

論曰成之殆講於老氏之學者故其為治也惻惻無
 華不務赫赫名而瘡痍凋瘵之眾翕然如啼者之得
 乳古所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成之近之矣張乖崖
 雄才偉略一代豪傑考其生平類非規規於尺度之

增城縣志

卷之十四

人物

七

中者而於成之知契獨深其有以哉

鄭方興

鄭方興字以言先閩之興化軍人父日光官廣南東路
 轉運副使遂家於增生方興登隆興癸未進士官國子
 宣教階通直郎侯考善訓迪祭酒任公重之曰使訓士皆
 如鄭宣教禮樂其可興乎三疏引年賜緋魚致仕

陳大震

陳大震字希聲番禺人寶祐癸丑進士釋褐為博羅主
 簿遷循州長樂令以敏捷寬厚稱轉廣濟令以平盜功

改奉議郎叅靜江帥府咸淳七年權知雷州慮西湖湮廢乃大築堤岸建平湖書院以祀冠準及蘇軾兄弟有婦人與夫殺養母偽以盜訴大震怪其詞色廉之果非盜一訊具服人以為神理郡二年所剖決無冤滯轉朝奉大夫知全州元兵壓境知力不支自劾罷歸端宗入廣召為吏部侍郎不就宋亡元錄遺臣授司農卿廣東儒學提舉以疾力辭居常飾巾待終卒年八十大震為人剛方嚴毅平生無戲言御子孫不冠不見所為文典雅有蘧覺集行於世祀府學鄉賢

增城縣志 卷之十四 人物 列傳 尤

按大震雖以番禺籍舉進士而其子孫實家於增

李肖龍 鄭聰老

李肖龍字叔膺龜峰舖人幼穎敏未弱冠即有聲於時父光發喜曰勉之以光吾門咸淳中舉進士調贛州司戶改循州興寧簿攝長樂縣事縣多大姓虐小民小民無所賴輒逃為盜肖龍至首禁之大姓始戢又立團堡法使鄉民各自為兵人皆相識無敢為盜者禁巫覡止婚姻興學課農四境晏然後遷太社令累官至朝議大夫入元遂不仕也至元中屢下詔鈞考江南諸路錢穀

最嚴郡邑吏承風旨輒破舊例益田賦肖龍抗辭爭且為詩以詒其直慰顏正叔者增之賦得如舊增邑自宋季罹兵燹學校廢闕肖龍心傷之欲興復而未能也乃與其甥鄭聰老謀立私祀祀孔子制典詳明不愆於古邑人因之彬彬有絃誦聲焉肖龍之學本於六經而九流雜伎靡不該洽尤喜談兵其文肆筆立成而根極理窟不事雕刻所著有易傳五教編崔清獻公言行錄見聞錄等書性苦下急嘗製漆牌刻銘以繫於肘倣古韋之義

增城縣志 卷之十四 人物 列傳 三

舊志載其銘曰怒氣炎火焚燎自傷觸來勿競事過清涼

晚歲厭城市囂雜築松鶴庵於郭外築李氏家廟於松鶴庵又遷祖考及諸伯叔墓於鳳凰岡倣伊川葬法以昭穆班焉辛卯當法明某年今從舊志冬登羅浮飛雲頂歸得疾將屬續召其子至榻前語之曰吾無以教汝所為教汝者具在五教編矣絕不及家事遂卒東莞李氏春叟謂肖龍以孱然一儒生於艱難反側中豎鐵脊梁為狂瀾砥柱坐折奸萌撫翼桑梓雖位不滿其志權不展其才亦生平大業亦略可見矣肖龍今祀鄉賢

鄭聰老者遺其字邑中右族也性慷慨尚義而好施元季俗尚佛老飾其宮焜耀衢路間而學校顧廢闕聰老心傷之宵龍乃就與之謀聰老曰唯唯微長者言念之久矣立徙妻子他所即其所居宅立孔子與從祀諸賢木主卜日與邑人舉釋菜之禮其後五十餘年縣尹左祥始得學宮故址於冲霄門外重建焉盱江揭公後斯為之記追述聰老之義甚悉士民至今誦之

論曰梅外李氏所以論宵龍者蓋詳而吾獨難夫為聰老者以匹夫而任當世之責使推是心而廣之則

增城縣志

卷之十四

人物 列傳

三

天下事豈復有廢墜而不舉者哉迄于今增之賢士大夫既已雍容劍鳥 歌賦詩即其田夫牧豎亦莫不循循然服禮而守法故雖僻在海濱稱鄒魯焉嗚呼聰老之遺澤蓋深遠矣

石文光

石文光南門人少有勇略德祐二年元人以德祐帝北去諸大臣奉益王昀即皇帝位改元景炎遂航于海元帥劉深攻之於淺灣左丞相陳宜中欲奉帝走占城乃先往占城諭意文光實從宜中既至占城度事不可

為不欲反文光規知之結占城人并所部數十艘還廣州時宋室既亡羣盜竝起相剽掠文光即以占城人結寨增城保鄉里境內以安邑人懷其德立廟於城南祀之今邑中有文光舊營謂之交趾營其南門外豸山舊名寨山亦文光屯兵之所云

按宋史外國傳占城是時已入真臘而陳宜中傳欲奉王走占城仍稱占城今據陳宜中傳又按陳宜中傳于井澳敗後往占城而本紀載在淺灣之後井澳之前今據本紀餘並據舊志

論曰大厦將傾非一木所能支斯言也其所以灰忠

臣義士之心為不淺矣文光以草莽之身遠涉窮島

增城縣志

卷之十四

人物 列傳

三

其意豈僅以保鄉里為功哉天不佑宋運移祚易山河故國愴然飲恨至于今餼糧脯醢之供雜然而竝進春秋奉禮祀者蓋萬家焉彼陳宜中之徒非所稱委佩垂紳儼然朝列者乎以視文光竟何如也

元盧宗文

盧宗文字子敏石灘人至順間由辟舉官南雄路始興縣尹恤驛遞輕關稅清謹自守士民頌德改廣州路推官卒按察使綸其六世孫也

明張度

張度字景儀風姿偉特弱冠以才學聞元季舉茂才為高要學教諭遭亂棄官歸扁室讀書所業益進明祖華元運即位之四年度復以薦至京授監察御史彈核務持大體帝重之時諸勳臣連姻帝室怙勢多不法度每事檢舉風裁凜然譽望振一時嘗建議立張巡許遠廟于歸德以勸忠帝命有司亟行之初張士誠之據蘇州也卽舊治治宮殿居之而從蘇州治他所及魏觀知蘇州以其地湫隘不稱遂還舊治有司以為言帝心曠之而未發密使度往偵焉度變姓名為日者入吳縣學宮

增城縣志

卷之十四

人物 列傳

壹

數日廉得其狀還奏稱旨遂擢度常州府知府度為人公廉而蒞政勤常素號劇郡威惠竝行一時翕然稱治又吳俗故侈汰度一裁之以禮教化大行課績第一召拜吏部侍郎條舉銓法不當者數十事皆見用尋進本部尚書時帝用法嚴朝臣以忤旨獲譴誅死者無算度一日檢案牘有小誤杜門惶懼遂卒事聞帝曰度乃至此耶使人發其篋僅數金歎惋良久命以大臣禮葬之先是度父復禮居番禺之黃岐角鄉家世善易號黃岐張氏易復禮卒葬增城縣西之章山度以此家於增故

居在城南後邑人黃夢說因為立祠焉有司舉祀鄉賢度有用世才鄉人尊之以為有崔杼獻風流云

按度因葬父家於增城出自宋濂張復禮墓志其先世宗憲遷禮園社當在番禺故志復禮為番禺人濂度同官於朝且據狀作志必無誤筆族譜謂還增自宗憲始城南舊有禮園社地與宋志不符俟考又度著有激瀝遺詩黎學復刻之查激瀝舊村名今廢譜謂復禮父遷於是度詩因以地名集亦不洽宋志而說頗近理又譜載度子原潔吉祥之後至今繁衍而舊志顧謂衰絕蓋沿黎許祠記之誤俟再考

論曰當明之初其一時雄傑非常之士既已攀鱗附翼依日月之末光學士大夫懷才而抱德者亦莫不翻然竝興展足皇路然而盲晦之後殺運未除其得

增城縣志

卷之十四

人物 列傳

壹

保首領老死牖下者鮮矣魏觀之在蘇州也治行超卓為天下冠而卒以罪誅度有用世才乃懂而得免鋤蘭刈蕙若唯恐其不盡者高皇帝之威亦少暴矣哉

張迪

張迪者遺其字有學識而善幹辦洪武辛亥以薦授御史抗疏劾權貴有直聲未幾忤旨左遷弋陽知縣廉靜明決有惠澤及民馭吏最嚴峻後以事被逮縣民何溥等千餘人赴京奏其治行宥還職尋復召為御史

陳敬

陳敬石灘人洪武十四年以賢良舉授禮部主客清吏司郎中遇事明決果於有為以是多忌之者後以事左遷雲南曲靖府幕官侯考尋署劍川州事劍川隣寇竊發攻州城敬率壯士擊之賊衆大至勢不敵衆懼欲退敬曰死耳遠策馬張目大罵遂力戰而死軍民聚泣爭賻焉事聞命有司恤其喪東官祈順爲之哀詞曰公死而忠永留清節如金之堅如雪之潔如月之光如日之烈其賢可知已

增城縣志

卷之十四

人物

列傳

五

陳政

陳政字宜之其五世祖大震宋寶祐癸丑進士官朝奉大夫知全州由番禺遷增之沙村其後遂爲沙村人政生而秀異六月能言十五作自訟文督學彭疏見之曰此殆潛心孔孟者舉廣東鄉試第一卒業太學祭酒李時勉試之亦曰異才也命與商輅等四十八人讀書於尊經閣景泰甲戌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與修寰宇通志成改湖廣道監察御史疏敬天勤民十事人服其敢言尋奉命提督北直隸學校嚴立教條稽諸生勤惰

隨其資質成就之未嘗輕易棄人故學者咸懷其德歷九載將代去諸生奏留特陞山東按察副使提督北直隸學校如故終明世未有也先是積歲缺餉諸生廩米折半支鈔

舊志先是積歲餉缺廩米半支

政奏言京師首善地宜優禮賢才不宜膏小費詔復舊典久之太常卿缺吏部侍郎尹旻名飲指案間屣帶示意政對曰腰金恒抱愧敢逾涯分乎遂不果用成化丁亥上疏言追崇孔子嘗易大成之號以洗前元妄擬之

增城縣志

卷之十四

人物

列傳

五

非復元聖之稱以正宋人避諱之失用示一代崇道盛典與議者不合疏寢不行尋改雲南按察副使至則繩武弁之不法者修舉憲度張弛得宜民彝安之甲午入覲如京師至湖廣遘疾遂歸踰二年卒年五十有九政爲人淳直忠厚不言人過孝友信義孚於鄉邦博洽多聞蓋餘事也所著有東井集初正統辛酉政方以詩經應試二場後瓊山邱公濬請誦所作驚曰解元屬子矣不終試而去揭榜果然次科邱公乃解元

論曰余嘗讀石倉曹氏十二代詩選得東井詩類皆

冲澹而閒遠有柴桑處士之風夫明白嘉隆以後齊人楚人之說起而風雅之道衰論者獨推嶺南諸家以為中聲之所止亦如政者有以開之於其先與政以名儒宿德至今仰之如山斗初不沾沾以能詩鳴茲特表而著之者蓋以開示來學使知所宗云

熊德

熊德字惟一馬村人登景泰癸酉舉人授福建汀州府推官發奸摘伏有聲丁外艱匍匐奔喪水漿不入口累月服闋補饒州考滿歸民不忍舍子文熙歲貢任龍溪

增城縣志

卷之十四

人物

列傳

三

教諭

吳澹

吳澹字深源石灘人天順丁丑進士初令弋陽恥隨俗吏簿書期會以古循良自期日與諸生講學習射而助其不給復立義倉儲粟以恤民之無告者時有中貴人至縣橫甚多需索莫之敢撓澹力與之抗曰倉率失供備此令罪於民何尤勿使代令受過也中貴人為斂威居六載邑中利病興革殆盡政平訟理淡薄自甘民有餽土物者則謝而不受歲旱祈禱徒跣行烈日中甘雨

隨注性端謹或坐廳事斷獄訟據案未嘗左右顧有問弋陽髻何似者澹不識也御史陳選薦其賢入觀考最為天下第一賜衣一襲吏部抑之僅遷饒州府同知清操愈勵廣信卿大夫高明等率六邑民上奏願借澹為郡守命未下而卒年三十九惟一老僕在旁僚屬發篋視之不足於斂嗟嘆久之訃聞于弋如喪考妣士祠于奎星樓民祠于縣治東澹生平交不苟合行不詭隨肄業邑庠諸生相戲謔或出鄙語則掩耳不聽諸生皆大笑以為迂嘗讀書一室女僕戲于旁澹怒白其母斥之

增城縣志

卷之十四

人物

列傳

天

乃己其為政清而不苛惠而不費所至民皆思之性喜吟詠庭前有古梅二因號雙白居士蓋自况也所著有雙白集祀鄉賢

論曰余嘗艤舟石灘見其雞犬繁庶而桑竹稠密時有吟誦聲琅琅振發林樾間因慨然想見鄉先生之遺澤夫樂郤之家夷于皂隸高叟連棟而鞠為榛莽者不知其幾矣唯一二清白吏乃能長其子孫則二疏之見卓哉

胡璋